

道

史通卷第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

宋本作劉炫

宋本作然觀

浦本改朔方

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
 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方翔上書謂宜廣
 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倚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
 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
 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
 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栖
 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
 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

浦本其上有觀字

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
 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
 遭不遇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
 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
 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
 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
 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
 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
 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

宋本作尤工
宋本作倡蹶

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詩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垂濫，踳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為能事。當

浦本職改識
浦本作共以
為能無事

浦本假令下
有其字

宋本作者也
浦本有下有
云字

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飲醢，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傅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記，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今哉。

浦本作豈獨
當今者哉

當今者

評曰。天文之爲志。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天道。兼以太白東井。出入當稽。積水天淵。犯缺宜紀。子玄視爲附贅。而欲鋤而去之。何也。附評孝標。書淫。孝穆。巧密。光伯。淺俗。原非史才。似矣。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若使續成。後史當不在蔚宗下。其所作靈紀十志及補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不存。而子玄乃以不練。達加之。豈以廣天文志爲附贅耶。則人形志又贅之。贅者子玄不自知也。

陳畱蔡邕字伯喈。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董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平原劉峻字孝標。少時未開悟。晚更勵精明。慧過人。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免

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竟不見
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嘗爲自序比馮敬通卒
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東海徐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
魏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復通使於齊陵累求
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
梁嗣乃遣陵隨還陳武帝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
年又使齊還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河間劉炫字光伯隋初與王劭同脩國史除殿內
將軍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
學博士時盜賊蠶起穀食踊貴凍餒而歿著春秋
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論語孝經春秋尚書
毛詩述議共一百一十五卷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
建初中爲公車令

馬巖字威卿援兄子也通春秋左氏顯宗時與校
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拜侍御史中丞
南陽尹敏字幼季官諫議大夫

南陽劉珍字秋孫官衛尉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
撰釋名謝靈運曰晉書或載沈約時撰釋名
南陽朱穆字公叔拜尚書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
體行諡爲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涿人盧植字子幹官尚書有集二卷
楊彪字文先震子漢司徒

序傳第三十二

宋本作古乎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
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
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
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
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
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
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
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
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
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
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

宋本作家諒

浦本及改乃

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

浦本所改不

宋本作每自

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

浦本達下增之字

陳校讀按晉書
祖述傳後附兄
納傳云時梅陶
及鍾雅又云陶
雅並稱則定
當作梅陶

浦本南改內

盧云按或是
吹律知姓及晏
子鑿楹納書
事然真宜究
無解

浦本古改故

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
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
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
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
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
鐸。竝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
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序有異。斯皆不
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
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

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
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
何傷乎。

評曰。枳棘之材。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
勢。是以冒彼華宗。掩其陋俗。况後世以來。氏族混
淆。尤不可辨。若衛青之通衛媼。而冒姓衛。馬忠之
養外家。而冒姓狐。諸如此類。不可勝計。我明于
德。祖之上。不復推究。可為萬世法。
附評自序亦難矣。不敘祖宗。天下無無本之家。遠

徵氏族安知無妄承之誚直序家事相如王充貽
笑誇尚爲宗丕玄梅洪蒙譏予意一準屈揚序受
氏之始隱祖父之惡不揚已才不形人短如斯而
已若謂史有限年自敘依史則失之拘祖無二本
先後異序則失之淆予無取焉

歸雲集姓源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所謂莫敖
屈瑕是也後因氏屈原其胤也屈原字平楚詞云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蓋以正則釋原義靈
均釋平義敷演辭章爾都穆聽雨紀談云正則靈

均蓋原之小名小字也

姓匯陸終娶鬼方氏生子六人曰樊曰惠蓮曰錢
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於曹爲曹氏而邾
婁騶繹倪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挾於
邾是爲邾婁今魯國鄒縣是也曾隱公之元年邾
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
爲子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
叔振鐸於曹

姓匯昌意季子惓遷於北土後統党項為拓跋氏
拓跋通考作托跋是黃帝之苗胤北俗謂土為托
后為跋以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李
陵之後魏書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然
党項之種自有拓跋氏是為鮮卑與此不同而唐
表即以惓之後為鮮卑君故通典以為東胡之別
是殆以拓跋為帝嚳厭越之後矣亦非

史通卷九 史略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患

浦本遠略近詳患改辨

者久矣及于今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
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
予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

輔字

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

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

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

浦本非改甚

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
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
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

浦本無注

浦本得下有而字

盧云按春秋長歷及晉書律志皆云春秋書日七百七十九合此注合計六百八十一未詳所以不同之故

浦本注作先覺之矣

浦本居府於京兆

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言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國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賦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輶軒之使日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周悉江

史通卷九

浦本省下有者字

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安蜀中巴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福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卑書豈得謂之省邪

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于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太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

宋本作陽陵

浦本同後宋

而議者以下數句不可句讀今以注引吳本校改

宋本注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

又注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

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

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後

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

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

嗤沈約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

人之著習鑿齒字彥威人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繆

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關

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

不然其斯之謂也

評曰作史固不論煩簡而精嚴典核乃稱上品班

椽之叙事緊密其猶有簡之意乎自是而後若陳

壽之三國志銓序可觀事多審正魏澹之魏書時

稱簡正條例詳密其庶幾乎若歐陽玄之宋金遼

史記除授論世系腐爛極矣何足以為史哉

評曰蘇家詆史通為俳觀此一篇機趣跌宕議論

風生安可以排目之且字雖百鍊勢若傾河接六

朝之綺麗啓宣公之津梁蘇氏且薄文選不為安

知史通哉

附評史煩省之際難言矣前史簡非略也世代既遠文獻亾徵而復遭秦之阨燔卓之帷蓋奈何不略近史詳非煩也耳目易逮諮訪易獲而又無阨燔帷蓋之灾奈何不煩至於煩簡適宜肥瘠兼勻則又存乎史臣焉春秋在左則詳在公穀則略史記在子長則簡褚生補之則贅西漢書遇班則美東漢書不得班則厯是豈可易言哉

左昭四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日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乎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之名號之曰牛曰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曰豎牛卒爲亂宣十有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邲晉師敗績傳楚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
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肩少進馬還又
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漢武帝微行嘗夜至栢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
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
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
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
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爲食以謝
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
高帝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
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旣出其計祕
世莫得聞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
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
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廻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
焉
宜陽楊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

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
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後
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
人病歿
考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
伐蜀儀曰不如伐韓是伐蜀之謀專屬之錯矣考
華陽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
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考一
統志成都有太城張儀所築則華陽國志爲是子

玄儀錯開蜀之說出於常璩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魏太尉鍾會字士季潁川人
魏司徒魏遣艾會伐蜀克之會讒艾被徵會反爲
亂軍所殺艾亦被誅

吳本荀噉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
語煩於班馬與前文微異

史通卷第九

史通卷第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禱杙。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

浦本在昔

浦本刪公字陳
校宋本作山陽公
按公字不當刪
浦本作姚最梁昭
後略何校作姚
最梁後略無昭
字從隋志

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
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
氏流別殊途竝驚推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日偏記
二日小錄三日逸事四日瑣言五日郡書六日家史
七日別傳八日雜記九日地理書十日都邑簿夫皇
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
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
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
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

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
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
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亾若
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
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
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
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

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
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

宋本作松玠與此
全
宋本作周斐與陸
志合

益部者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
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
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
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聚雖百行殊途
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
梁鴻逸民趙探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
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性物有
廣異聞若祖台志恠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
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

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
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
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
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
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
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
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
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
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

浦本下有者字

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諢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施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

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

宋本作街墜

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闈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論。遂使學者觀之。替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觀。

浦本無故字

浦本如上。有然字

宋本作彙星

纒故粗陳梗槩。且同自節。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藜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宋本作明主

史通

卷一

五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評曰。子玄所敘之外。有趙曄之吳越春秋。劉向之列仙傳。陸澄之地理書。魏武之列異記。摯虞之族姓記。顧野王之輿地志。皆可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者也。

評曰。此篇上半如棋枰。下半如着子。皆從太史公化來。而一字不蹈襲。洵是化筆。

附評孝經緯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有三墳神農時文字。未著補史。止言始嘗百草。始有醫藥。惡能者本草經。若是詳邪。山經太史公已不敢言。尤衰定爲秦書。疑信者半。安得云夏禹實著山經也。太史公刪世本爲史記。孔子家語埒於魯論。比之小說。殊爲不類。附評玉海云。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陸澄書見存別部自行者。唯

四十二家山海經水經黃圖洛陽記二洛陽宮殿
簿洛城圖述征記西征記婁地記風土記吳興記
吳郡記京口記南徐州記會稽土地記會稽記隋
王入沔記荊州記神壤記豫章記蜀王本記三巴
記珠崖傳陳留風俗傳鄴中記春秋土地名衡山
記遊名山志聖賢冢墓記佛圖記遊行外國傳交
州以南外國傳十洲記神異經異物志南州異物
志蜀志發蒙志任昉書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
三輔故事湘州記吳郡記日南傳江記漢水記居
名山志西征記廬山南陵雲精舍記永初山川古
今記元康三年地記司州記并帖省置諸郡舊事
則地理之爲書亦多矣不獨荊州記華陽志三秦
湘中已也

京兆于志寧字仲謐唐永徽二年拜尚書左僕射
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
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
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
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

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
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
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
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
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記別錄者魏晉以來吳
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
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太史公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惟物余不敢言之
也漢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
爲十八篇固已不同尤袁定爲先秦之書非禹及
伯翳所作隋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
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

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
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史記注鄭康成駁異義曰天子賜姓名氏諸侯命
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
也氏者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
言氏則在下也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

所記錄黃顥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
名字號與左氏合

春秋正義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
不足依憑又引世本氏姓篇言十國皆任姓

樂資晉著作郎山陽公漢獻帝禪後魏降封爲山
陽公

譙國戴逵字安道晉徵爲國子祭酒不至著竹林
七賢論二卷

高平王粲字仲宣魏侍中著漢書英雄記十卷

蕭世誠梁元帝字著懷舊志九卷
范陽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辨通脫不羈北齊黃
門侍郎入周不得志乃爲孤鴻賦以寄情其序曰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
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
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嬾有知

已傳一卷

西京雜記二卷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駿

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
後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
句容葛洪字稚川于寶薦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求爲句漏令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內篇言黃白
之事外篇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通一百一十六
篇今存四十篇

劉義慶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
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

世說新語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
年少無不傳寫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賦甚有才情

唐志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
談藪二卷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
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畧曰子雲家諫言以甘露元年生唐藝文志孫
氏譜記十五卷殷敬家傳三卷陸景獻吳郡陸氏
宗系譜一卷

隋志漢議郎瓘稱陳留耆舊傳二卷唐志云瓘稱
陳留風俗傳三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
蜀志陳壽著益部耆舊傳十篇陳術續傳二卷○
唐志虞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

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南豐曾氏序劉向
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
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
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

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
理蘓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
篇者竝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
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
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
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
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
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
八篇及十五篇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

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
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興亡者以戒
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

扶風梁鴻字伯鸞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自娛
仰慕前世高士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唐志孝子傳蕭廣濟王韶之皆十五卷又讚三卷
師覺授申秀皆八篇宗躬二十卷虞盤一卷徐廣

三卷梁武帝三十卷鄭緝之讚十卷
范陽祖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恠書

湘中山水記三卷晉侍中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
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疑亦後人附益

中興書目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載長安山川及
宮殿陵廟唐志云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晉太子洗馬著作郎著洛陽
記

三輔黃圖三卷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宮
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疇等卽此書也不著撰人姓

名其間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間也

通考歷代宮殿各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
及僭偽宮殿門闕樓觀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按
李昉宋人也史通建康宮殿雖非此書想當具載
其中

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後漢郭憲子橫撰其序言
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
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晉
王嘉字子年嘗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
奇說名拾遺記十卷書逸不完梁蕭綺綴拾殘缺

而敘錄之

燉煌闕駟字玄陰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牧犍
重之拜尚書

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自郇以
下無譏焉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勩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
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
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之斯。乃為難遇者矣。史之為

宋本作虛授

宋本作必於史
職求其若之斯
乃為難遇者矣

宋本作史失古與佚通用後同

浦本國史改禮書

宋本作開惣俗總字宋本多作惣禮案疑當作徐績

宋本作尤之尤者

宋本作精勤

宋本作使夫

務厥途有三。馬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竝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

齊撰國史。和士開惣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搗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擗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

宋本作取擢
何校作不落
陳校按顏氏
家訓勉舉學
篇云梁朝全盛
之時貴遊子弟
多無學術至於
諺云上車不落
則著作體中
何如則祕書

宋本作省也

致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
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笑可為長歎曾試論
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
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
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
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
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
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扇峻宇
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

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
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

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
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恠彼
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
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
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
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

宋本作草制

宋本作省也

宋本作省也

史通 卷一
斯退居清淨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
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立言垂法必良哉

評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一代鴻裁必得大
手筆爲之監修而後可以作紀事之亞夫當極東
之懸象若後世惟以爵秩之崇者爲監修國史溺
其旨矣子玄之言洵萬世修史之龜鑑也

附評考魏伯起傳後主卽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
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
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
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由
是言之士開掌五禮非掌國史當士開時魏史久
就矣史通此引似誤

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
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
陰陽窮上下究壽夭乃作內經著之玉版藏於靈
蘭之室岐雷與俞跗又能察明堂審脉息演倉穀
而握靈樞推賊曹而慎鍼灸巫彭桐君能處方盥
餌前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按彈壓桐雷卽雷公

桐君也唐志有桐君藥對二卷今醫書有雷公炮
灸方靈驗非類書而與藥方並述師法謂之
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雷桐是別和
緩是悉

左成四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又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怨
史記曰周武王既立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倚相楚
左史也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

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左
昭十二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
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
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臨漳和士開字彥通齊尚書左僕射封淮陽王與
太后亂故曰辟陽長信長信呂不韋辟陽審食其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統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葺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謀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議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

浦本議改義

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旣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貨。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

宋本作遂本願
願旋遊京洛
與此同

宋本作祔府

浦本作應有

浦本以下增為字

浦本作過立無而字

宋本作唯東海

浦本吳改義

浦本作者之
宋本作之者按
此依書序本文
不當倒作者之

史通 卷十
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
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惟前書不
應古有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
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
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三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
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
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
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
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

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
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
權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
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
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以修春秋贊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
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
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

浦本作姚李

浦本作恐致驚

浦本欲改取

宋本作長安年

浦本作浮沈

于^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

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沈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

浦本作無絕

無必商確權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
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
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
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
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
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
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
行殊軌教能有兼偏智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
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

宋本作格悟

宋本作智有

宋本作行事

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並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
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錯綜銓故陸景
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
彩後來祖述識殊珠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據故劉勰
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
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
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摠括萬殊包吞
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
蕙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

浦本以上有固
字
宋本作蕙芥
浦本有褒貶焉
下多有鑒誠焉
四字

有鑒誠焉

宋本有知我
已下六字

馬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馬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曄。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詭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

宋本作以訓何
云解嘲豈非
之尚白乎乃指
大非非謂法
言也
何校作范遂

宋本作理難

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曄。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詭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

不似揚雄者有一馬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評曰。子玄作史通。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可與仲任。慧地方駕。其多否少。可若孫復之。春秋沉思縷刻。若揚雄之擬聖。豈王劉二子所能望其涯涘。

附評史通考究精覈。義例森嚴。一團光彩。不可磨滅。予嘗評之子玄之似雄者四。其不似者三。太玄無主無名。要合五經史通。疑尚書惑春秋。其不似雄一。法言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史通罪周駁孔。其不似雄二。法言譏學行。譏修身。譏問道。史通無一語及於學道。其不似雄三。雖然雄亦有不似子玄者三。雄劇秦美新。子玄在則天時有直言。修則天實錄有所改正。忤於三思。雄不如也。雄寂莫投閣。

子玄作思慎賦見稱李嶠屢求罷史職不與肅宗之難雄不如也童烏預玄其後亡聞子玄六子三孫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雄不如也

徐堅字元固東海徐齊聃子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

亳州朱敬則字少連武后稱制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聖君賢臣所以畏懼

劉允濟傳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耳

常州薛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
登通貫文史善識論根證該審與劉子玄齊名調
閩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輔闕景雲中爲御史大
夫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景雲
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
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
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
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
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

吳兢浚儀人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譔詔修
國史遷右拾遺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悟
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
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
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
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
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
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

靳改不許世謂今董狐云
壽州裴懷古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頻遷
御史幽州都督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
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淮南王傳安爲人好書招延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千餘萬言入朝獻內新出
上秘之鴻烈二十一一篇其二十篇原道俶真天文
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
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修務泰族而終之以
要畧

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
卽爲恠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
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
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
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爲十三卷
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學行吾子
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君

子孝至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
以爲俗儒守文多夫其真乃閉目潛思絕慶弔之
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充造養性書十六
篇

應劭傳初劭父奉爲司隸時竝下諸官府郡國各
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
世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

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劉劭黃初中爲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
從作皇覽後與荀悅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
律畧論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說畧
一篇又著樂論十四篇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
類百餘篇○中興書目人物志二卷述人性品有
上下材質有邪正欲考諸行事而約之中庸十二
篇九證體別流業才理才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
七繆效難釋事○李德裕人物志論以爲索隱精

微研幾玄妙然品人物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
家是不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
是不辯清麤之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
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一人之身兼有
英雄高祖項羽是也

舊唐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文選註引陸景典
論

南史劉勰字彥和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
心雕龍五十篇原道至序末各各系贊沈約謂深

得文理

漢書范曄作送孟堅曰楊子用心於內不求於外
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曄敬焉

吳范望叔明註太玄經解十卷其序云子雲著玄
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
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隈今
以陸爲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
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
序以子雲爲聖人云○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

詁吳陸績釋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註經及首測
宋惟幹通註陳漸演玄吳秘章義七家爲此書自
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溫公序曰嗚呼揚子
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
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蓋天下之道雖有
善者蔑以易此矣

史通卷第十

史通卷第十一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浮游之在世如白駒之過
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
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

宋本作浮游與
夏小正合宋
本作過隙

宋本作但一

宋本作妍蚩

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
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
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
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
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
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
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
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

則如彼其觀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
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
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其一條

浦本劃條小注
皆刪之

評曰史官之權重于帝王帝王止賞罰一時史官
則榮辱千載六經子史化為烈焰圖書縑帛皆為
帷裳誠可歎恨官制太史公在丞相上雖有索隱
之說亦可見事任之重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
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

宋本作蒼頡

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竝歷代史

宋本作史夫

宋本作益趙
執晉之一大夫
爾
浦本有上無
猶字

宋本作鼓瓶

宋本不重之字

浦本高改向

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關，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擊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

浦本自漢興以
下分行另起乃
臆節也

宋本作管數

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
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
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
談為之漢法天下討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
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
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
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管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
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竝以別職來知史務
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
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其二條

評曰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以質
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
之職又摠而掌之古獨重此官豈徒懷鉛槧陵班
轅馬含范吐荀發揮義例而已哉極東一星雖與
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者或有不同位居丞
相之上後儒固有駁者然纔判文林館事以三寸

不律操人褒貶。春榮秋瘁。特在于指顧之間。其職最重且大也。詎與梓慎裨竈占水火。察機祥取燁當世之耳目者同乎。唐太宗一代英主。監前世以爲元龜。欲史氏不能書吾惡。可謂知重史矣。惜其不設專官。而以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固曰職當載筆。不敢不紀。而官屬繩糾。方圓難畫。不能望麟史之後塵。固宜爾也。宋之思陵。以一代偉人。范冲朱震。專司史職。可爲千古之法。

附評據歸雲之論。倉頡古帝。非黃帝之史臣。孔甲爲史。非夏王之孔甲。又史記載武王立社。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則尹佚周臣也。史通曰。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孔甲非史臣。尹逸非殷人。豈別有所據。邪。佚與逸。同。史記無逸。作無佚。附評崔瑗稱平子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陳壽贊升平志。存匡君發於忠誠。讀思玄賦。與高堂奏議。可想見其爲人。不徒知占候已爾。

歸雲集或謂倉頡爲黃帝史官。其謬蓋始於宋衷。爾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未嘗言爲史官也。衷乃

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而韋誕傳玄皇甫謐輩皆從其說不及考辨然河圖說徵稱倉帝鴻烈解稱史皇說文稱頡皇曰帝曰皇豈人臣哉故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爲古帝不得稱爲皇帝史官云又曰黃帝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凡盤孟籩豆奩鏡劍履輿席巾杖弓矛戶牖之間莫不注銘以示勅戒孔甲之銘周公嘗誦之於成王矣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凡巾之銘孔甲有盤孟之戒杜甫亦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或以爲夏孔甲非又曰黃帝史官孔甲夏后亦有孔甲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

孫伯黶孫伯字黶名司晉典籍故稱籍黶

夏太史令終古黃帝裔任姓之後也終一作終一作終高勢一作向勢屠黍歸周威公俱見呂氏春秋先識覽困學紀聞說苑晉大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對曰晉先亾居三年晉果亾愚謂平公

後三年晉未亾也是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亾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左昭元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胡毋姓敬名姓苑云齊宣王毋弟別封毋鄉遠本

胡公近取毋邑故爲胡毋氏又志云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索隱曰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穎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

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續七篇常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

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
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
成藝文志又有待詔馮商賦九篇

南陽張衡字平子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
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東漢安帝時為
大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笑罔論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侍中領太史令陳壽
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
誠忠矣哉

宋本有言則右
史書之六字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

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言則右史書之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

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

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

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

在乎其中而都謂為著作竟無它稱其四條

浦本謂改為

論衡楊終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史為哀牢

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召在蘭臺前漢百

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

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通

志永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

訛為哀牢非也故牢王國為是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

施於作下

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

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

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

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

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

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

沈約裴子野斯竝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

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涉

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其五條

評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華陳諸子雖間有

浦本司改思

宋本作劉涉

淫哇而體竝淹博斟酌古今辭論豐碩信良史之才也

高陽許善心字務本隋黃門侍郎撰方物志煬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著梁史未就歿善心修續家書後死於宇文士及之難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關屬辭有所矣而陳壽

浦本歸命下
侯字

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爲其左華覈爲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其六條

評曰諸葛君之治蜀罰二十已上皆親爲之覽豈有最重如史而不知尚者薛瑩之文彩風流評吳士者列居四五之間想其爲史固有不異乎爲人者蜀之王崇許觀因可類推不能竝美鄴下者地使然也豈諸葛君之罪乎

評曰歸命之時薛瑩華覈霍靡可觀令先在瑣尾之中尚爾勤乾不置豈有火井尚炎之時身為秘書以第一人品居第一職任肯瘞其職者子玄謂陳壽為曲筆獨具隻眼

附評陳壽譏武侯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違災異靡書第考壽志章武二年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何其言之自相左也子玄以王崇許蓋卻正駁之當矣第未有蜀史可稱豈

官即設史未就邪蜀志注雖引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隱盛皆晉人也譙周有蜀本紀考周仕蜀為光祿大夫亦未為史官豈降魏後作邪

蜀志卻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郎至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後主東遷洛陽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舍妻子單身隨侍時論嘉之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

浦本此條連
接前條可知
下乃臆改也

浦氏據義門
本蜀下有李
字宋本作二
孤朝宋本作鳥
孤浦本即改郭

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
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
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
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其七條

評曰大魚表瑞髮際呈祥雖性秉獍惡而國有俊
人信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五經之外冠
冕之表慎勿可輕

公師或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非常
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為劉聰所誅中黃門

凌脩與中常侍王沉等寵幸用事構或與尚書王
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聰一日
而尸七卿

宋本作不恆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常厥職故如崔
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
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
二而已晉秦晉秦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
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
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

宋本作來直

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前纂山偉更主
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
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北魏崔浩宏之子以司徒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
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
之失別爲魏歷時著作令史閔湛性巧佞爲崔浩
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主
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
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湛又勸浩刊所撰國

史于石以彰直筆

北魏漁陽高閭字閭士幼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
章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
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
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
知名獻文卽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
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閭好爲文
章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

綦偉綦儁山偉也豈誤以綦儁爲谷纂邪綦儁另

有傳

慕儁字櫛顯洛陽人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孝武帝入關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山偉字仲才洛陽人其先居代偉涉獵文史孝莊入宮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

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叅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

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評曰夫以黑獺之崎嶇創業神武之狡詭開基皂莢之詐謀混一其於治道槩乎未聞而史之一塗尚猶屬意是以伯起見重於華林仲盤擅長於南府劭澹穎炫鋪藻於開皇大業之間雖不足以嗣

宋本作名謚按謚猶號也

美二京亦足以鼓吹青史。河東柳蚪字仲盤。周文帝時秘書丞。領著作。修起居注。上言史官書善惡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人以爲讜。

鉅鹿魏收字伯起。魏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修國史。齊受禪。詔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收于是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帝游東

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帝于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于閣上。盡收其見。重如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及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季。景與收竝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辯捷不拘。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

浦本館上有而

浦本詔曰以至國史等之事一段列於小注今本混入正文

浦本注作自今宜遣無後字

盧云於字衍館當作官下云以餘官兼掌是

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憐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眾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

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始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敘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其十條

評曰武德初戎馬倥傯未修史職宜也太宗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皆能商略古今而史職不稱何也雖欲鑑前代以為元龜而著作一曹幾成虛設是因噎而廢其食者也至武牝斷喪唐室貽禍邦家於史

職乎何誅

李仁實頓丘人官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

蒲州敬播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

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

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房玄齡嘗稱播陳壽

之流

杭州許敬宗字延族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

作郎兼修國史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

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敬宗為言帝悟

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進中書令初高祖太宗實錄

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竄改不平專出已私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後舊

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

右記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

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

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

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

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

何校作起居
注刪集字

盧云唐氏當
作皇家按因習
篇云著魯
者不謂其邦
為魯國撰周
書者不呼其上
曰周王則劉
必不自違其
明矣中凡唐朝
唐氏皆後人
改無疑觀後
中多稱皇朝

宋本作者也

宋本作皆稱之
以成功今為載
筆之別曹

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竝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之以成功命。今為

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其

十一條

評曰阿廢之肆厥姦回貫盈惡稔信有如邢國公之所檄者也。獨於史職乃爾留心不知紀言事之時亦念及金盒賜陳庶子弑父之滅絕天理乎。遺臭萬年可為炯戒。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業于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為類已世基辭章

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俱名重一時時人以比
晉二陸

呂才博州人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通音
律太宗詔參論樂事又刪掇陰陽家書五十三篇
言不甚文俾易通曉也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辭涉貫文典貞觀初
擢進士第任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
未嘗不預工詩其辭綺錯婉麗人多效之謂為上
官體德麟元年坐梁王事下獄死

褚遂良字登善貞觀中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尤工
隸楷太宗嘗問卿起居可得觀不對曰今之起居
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能為惡未聞
天子得自觀也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
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
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
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
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

宋本作御風

浦本增此十二
字

浦本大抵以下
另行提起乃臆
節也

卽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
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
未聞位號。隋世王邵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
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
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
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
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其
十二條

評曰。漢成帝之臨朝。穆穆尊嚴若神。而宮闈燕私

之際。有泚筆而不忍道者。苟能修彤管之職。授環
記過。豈其燕啄皇孫。炎祚中燼。獨怪和熹。鄧后。文

彩。冠東都而不能如明德之克修史職。良可惜也。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
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
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
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
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

宋本作錯綜

宋本作來世
宋本作借為

本此段作小
注盧云此乃
既而書成結實
已下一段之異
文也當是後人
繫此下不當
入正文也

浦本作有言
則改其

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按
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
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玉
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
嗣宗沉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
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
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
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准準真偽相雜生
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世而書之譜傳借以為美談

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

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

諸如此類說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

昔魏帝有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其効歟其十四條

評曰伯喈彥伯或稱逸才或稱俊才當世所推無

疑也如王逸之留情騷雅阮籍之博覽羣書雖拘

牽章句沉湎麴生于史固無害也後世鉛槧未握

遽入鳳池書成則列頭行賞頒則邀厚賜深為可

笑

八从州警火四版

本以承百餘年

其也四王

百口自許

其也

其也

其也

其也



卷之二